

第三只眼看作家

胡新春

庸俗的郁达夫
郁达夫的生活是庸俗的。
作为作家，郁达夫的优势在于他神经质的、波动不定的情绪，在于他的喜怒无常，还有没完没了的忧郁。不断生成的情感能量，取之不竭的情绪记忆，还有天生的敏感，让他能够洞察人的内心，深味风花雪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上海、在北平，他像唐代的杜牧、宋代的柳永，流连花前月下，诗酒度年华，同时把无以言说的孤独、忧郁和伤感倾泻笔端。所以郁达夫是位优秀的诗人，他写的小说也一直被认为是诗性的。
郁达夫爱自伤自怜，常常对着阶前的雨滴出神，偶尔也为自己清苦的日子洒几滴清泪。从他记得零散琐碎的日记可以看出，他成名后的生活还算悠闲自在，没有繁重的工作，有大把自由支配的时间。他像一个魂魄，飘荡在旧上海的条条街道上。
其间，他遇见过命运悲苦的女工，看到了惨不忍睹的社会底层，他有一颗诗心，这颗心里藏着清醒的悲悯，他把看到的化成

了一篇文章。
才华跟忧郁甚至神经质有关联，大概一个爱读诗又忧郁的人都会有一点才华。当然郁达夫很有才华，他的小说有可读性，文字行云流水，感情饱满充沛，但想象力不够，思想深度也不够，他几乎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郁达夫胜在感情上，是他的神经质成就了他的文学。
潇洒的穆时英
穆时英潇洒极了。
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本小说，现在已经看不到。他的作品很难在书店里找到，前几年出了一本他的作品集，几乎无人问津。当我读完那本《圣处女的感情》，恍惚了一阵子，觉得是不是哪个地方出错了。他的文字、思想、感觉，都是当代的，好像中间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根本不存在。
其实这也不奇怪，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文学上层出不穷的花样，他的好朋友施蛰存淡淡地说，这些我们在几十年前都已玩过。

穆时英的小说很好看，小说就应该写成这样。古典小说靠曲折传奇的故事，现代小说强调语言本身即是审美观照的对象。穆时英把语言发挥到了极致，他的文章里充斥着“布谷鸟叫出了整个春天”这样的句子，可以直达你的感官，如潺湲的溪水流过夹岸的花树，然后在你心里叮咚作响。一般来说，只有电影、音乐这样的艺术形式才能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文字只是一种符号，与感觉还隔着一层，穆时英的文字似乎潇洒地把这层间隔省略掉了。
在中法大学读书时，穆时英跟施蛰存、戴望舒一起，在夜色的掩护下跑到街上张贴进步传单。戴望舒被施蛰存的妹妹抛弃，痛不欲生，他潇洒地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好朋友。这样一个人，无论对政治、对生活、对文学都充满感性。他的现代性体现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时代气氛的准确把握上。这种现代性不仅超越了他的时代，也超越了他的年龄。
穆时英有诗人的忧郁气质，一直坚持用自己的眼睛看上海的

声色光影，一直热爱着雨巷尽头的那一树紫色丁香。可惜他最终还是为他的年轻付出了代价。
我买到的是一本折价处理的旧书，在泛黄的书页里，我见到了穆时英。西装笔挺，英俊年轻，是那种典型的风流才子。
为自己写作的周国平
周国平自称是一个拙于交际、喜欢孤独、耽于精神享受和精神创造的人。在中国社科院读硕士期间，他一个人在地下室里住了好几年。八十年代初，图书出版刚刚解禁，出版社、印刷厂都铆足了劲，书店里书籍种类繁多且价格低廉。已过而立的周国平如饥似渴，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读书、思考和写作，早已成为了他的生活方式。
很多时候，读书成为周国平写作的缘起，他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就是在谈话。当然，作为哲学家，他谈得有深度，能够与诸多人生哲学命题发生关系，文笔干净简洁，从不拖泥带水，有着一定的独立品格和思想厚度。
周国平说他最初写散文是为

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些年他的生活不断地发生变故，婚恋波折、幼子夭折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为了缓解进而祛除心灵的苦痛，他向自己熟悉的哲学求助，试图到那里寻求庇佑。于是他开始写散文，通过文字梳理、反思经历的一切，借着哲学寻找一种高度来观照亲历的悲苦。他说病痛会让人产生觉悟，这觉悟其实就是关乎生命的哲学。
周国平是在为自己写作，他说为自己写作，就是为每一个与自己面临与思考着同一个问题的人写作，这其实是一种为人类写作的方式。
周国平其实是在用散文向大众普及他的哲学。他乐在其中，且成绩斐然。有人认为他荒废了学术研究，写散文是在不务正业，因此影响到他的职称评定等一些现实利益问题。周国平对此完全不在乎，他相信尼采的一本散文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不知道强过一些艰涩难懂的哲学著作多少倍，没有人敢否认尼采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李飞 摄

海的情怀

刘忠全

(一)	我躺在金色的海滩上，柔软、舒坦，做着海一般蓝色的梦。	(三)	一朵浪花携来一只彩色的贝壳，躺在海滩上，海浪吻着贝壳，像慈母送别游子，去了又回来，回来又去。不管分离在多么遥远的地方，贝壳总是俯身贴在倾听着海的召唤。
(二)	啊！大海，生活的摇篮，一代一代的弄潮儿在这里养育成长。	(四)	海的梦是甜的。海的水是咸的。梦中有着理想的快慰，水中有着追求理想的痛苦的泪水。没有咸的海水，也就没有甜的海的梦。
			海水越咸，梦才越甜。

母亲的白发

王伟

流年似水 漂白了母亲的黑发 母亲的白发 像一面旗帜 昭示着岁月的沧桑 以及生活的艰辛	父母在 不运行 但为了生计 不得不一次次地割舍亲情
每次离家远行 母亲总是倚门相送 她的白发在风中飘动 总能让人流泪	母亲用颤抖的手 一次次抚平 被风吹得零乱的白发 眼不舍 望儿远行 对孩子的祈祷 倾注在她昏花的目光中

青春随想

李小凤

这情绪就像乐符撞在了墙上 溢出时而低沉时而欢快的声响	会莫名的伤感 有不顾一切的勇气 也会在挫了锐气后无助 过而却也有人不经狂少年的狂放
青春就是如此 失去了幼时的童真 没有中年的成熟稳重 也无老人的随遇而安 有的只是心情的起伏不定	战战兢兢不如迎难而上 即使有失败、挫折、伤感 在时间与历史的沉淀后 终会有正能量如雨后春笋般破土成长

再说蝉

张国营

每到夏天，总会听到蝉鸣声，不绝于耳。小时候每当大雨初霁，最感兴趣的事就是掂着一个铁桶或者拿着一个大口瓶子和小伙伴一起到树下去挖蝉的幼虫，至于蝉的身世以及人们对蝉的评说则一无所知。
上世纪 80 年代前后我当老师的时候，记得初一语文教材有一篇课文是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的科学小品《蝉》，课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蝉的地穴”，第二部分介绍“蝉的卵”。全文详细地介绍了蝉从幼虫到成虫再到卵最后又到幼虫的整个生长发育周期。特别是文章的结尾我印象很深：“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这就是蝉的生活。我们不应讨厌它那喧嚣的歌声，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才能够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可与飞鸟匹敌的翅膀，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从此我对蝉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也对蝉有些同情之心。
读大学时学文学史，对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获悉古代的文人墨客都是把蝉作为高洁的化身来歌颂的。古人以为蝉餐风饮露，是高洁的象征，所以他们常以蝉的高洁表现自己品行的高洁。《唐诗别裁》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由于蝉栖于高枝，餐风露宿，不食人间烟火，则其所喻之人品，自属于清高一型。骆宾王在《狱咏蝉》：“无人信高洁。”李商隐《蝉》：“本以高难饱”，“我亦举家清”。虞世南《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他们

都是以蝉喻指高洁的人格。
基于以往的感情基础，学校放假以后我想写一篇歌颂蝉的文章。我事先查了查资料，想对蝉有更多了解。结果一查，完全改变了我对蝉的看法。
《现代汉语词典》对蝉是这样解释的：“昆虫，种类很多，雄的腹部有发音器，能连续不断发出尖锐的声音。幼虫生活在土里，吸食植物的根。成虫刺吸植物的汁。”
网络上这样介绍说：“每当蝉口渴、饥饿之际，总会把自己坚硬的口器——一根细长的硬管插入树干吮吸汁液，将大量的营养与水分吸入自己的身体中，用来延长自己的寿命。”
我简直愕然了，作为高洁化身的蝉不就是一个吸血鬼吗？古代文人墨客人人赞颂的蝉与现实生活中的蝉反差怎么如此大呢？其实想一想就会明白，古代文人把蝉的习性给篡改了，说蝉餐风饮露，居高歌唱，不食人间烟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所以就认定蝉是高洁或清高的化身。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古时候科学不发达，文人墨客不了解蝉的生活习性，就根据它居于高处不食人间烟火的表象，杜撰或想象出它餐风饮露的特性，以此借物咏怀象征人品的高洁。可是，科学发展时至今日，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们，难道还固守既成的对蝉的评价取向吗？我们应当重新认识蝉，重新评价蝉，不应当因为“差之毫厘”，就一直“谬之千里”。

※ 小小说

我是军人

飞鸟

李钢和战友们一起奉命奔赴玉树市莲花县抗震救灾。莲花县是李钢的家乡。
部队急行军进入玉树灾区，离家越来越远，李钢心头像浇上了滚油，煎熬得嘴唇起了一溜水泡。
中午时分，李钢和战友们走进一家小卖部，买东西充饥。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大眼睛女人，人很热情。李钢他们要了方便面。女人一边提开水，一边说话。她说她丈夫听说医院血库告急，就和街坊邻居一起去医院献血了。战士们又挑选了火腿肠、矿泉水。李钢和她说着家乡话，女人更是高兴，说是一见到军队心里就踏实，又说灾灾区的灾民看见军队到了，立马就不害怕了。李钢听完，眼圈竟然发酸。看战友们，一个个也都泪光晶莹。
李钢和战友们急急忙忙吃完饭，付钱。女人不高兴了，说：“没看见门口的牌子？军人免费。”战士们不肯，硬把钱塞给女人。女人真生气了，拉长了脸，把战士们往外推。李钢说：“大姐，我们是军队，有纪律。”女人白了他一眼，说：“你到你姐家吃东西也付钱？”李钢语塞。战士们灵机一动，向李钢使个眼色。李钢心领神会，又进店拿了瓶矿泉水，就和战友们道着谢走了。女人欢欢喜喜地回店里，却发现柜台上的计算器



下压了一叠钱。女人抓着钱跑出来，战士们已经走远了。
李钢到了县城，看见父亲母亲正迎接着他。李钢跑过去，抱着两位白发老人哽咽着。父亲说：“钢，你能不能请俩战友回家，咱家房子塌了，看能不能扒出来些东西，最主要的是存款折，还有压在床铺下的八千块钱。”李钢说：“爹，看到你 and 娘平安，我太高兴了，我是军人，要服从命令。”李钢说完，就跑进了队伍。
李钢经过家门，看见年迈的父亲母亲在废墟上吃力地扒刨，眼泪流下来。他抹了把泪，和战友们去执行救援任务了。
李钢眼前的废墟两天前曾是一所学校。
生命探测仪发现废墟下还有生命迹象。李钢和战友们开始了紧张地救援。用锤子敲、用手抬、用肩膀扛、用钢钎撬。终于，一个不规则的、几块断裂的水泥板形成的洞口显露出来，从洞口里传来时断时续地呼救，很微弱。李钢手脚麻利地钻了进去。战士们

小心翼翼地开拓着洞口。不大会儿，一个小女孩从洞口露出脑袋，人们忙拉出女孩。一名战士背起女孩跑向不远处的医疗救护站。过了一会儿，又一个小男孩露出头。每当一个孩子被救出来，人群就一阵鼓掌。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已经从死神的魔爪救出了八个孩子。
过了好久，洞口还是静悄悄的。救援人员焦急地等待，甚至有战士想进洞探情况。终于，洞口又有了动静。一位戴眼镜的男人钻出来，男人泪流满面，哭声哀恸。他很虚弱，对着洞口，扑通跪下，说：“你们快想办法，救救他。”
原来，李钢救出八名学生后，还剩这名老师。这时，空隙上方的楼板落下来，李钢用头、肩死命顶住，让老师快走。这名老师不愿意，要帮李钢顶住楼板，等待救援。李钢大喊：“快走！我是军人！”最后，这名老师流着泪爬出地狱。洞口的人听完，一个个眼含热泪，商量营救方案。
轰隆隆——一阵地动山摇！余震！高高堆起的废墟，矮了很多，洞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们哭喊着：“李钢！李钢！”天开始下雨，那是眼泪。
天地间，响起振聋发聩的声音：我是军人！

周口作家群镜像



阿慧，原名李智慧，女，回族，1965 年生于河南沈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作协会员，周口作协副秘书长。散文《羊来羊去》获第四届冰心散文奖、周口市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优秀作品奖，《西洼里的童年》入选《2009 我最喜爱的散文 100 篇》，《十个娃娃一个妈》获“中国第一届‘漂母杯’母爱主题征文大赛”二等奖，《我爸我妈的美丽爱情》获全国“最浪漫感人爱情征文”三等奖。《羊来羊去》2013 年 1 月被《民族文学》同期译成少数民族五种文字。



董素芝，女，汉族，河南淮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周口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散文集《渐行渐远的思念》和伏羲文化专著《伟哉羲皇》。《逃离鲁迅》、《泉州路远》、《阳光来了》等百余篇作品先后在《散文百家》、《散文世界》等数十个国家和省市级报刊发表，并收入多种版本。《东坡的眉山》获 2012 年周口市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董雪丹，女，1973 年出生于河南沈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周口散文学会副会长。散文《夏夜，听李娜唱经》荣获“中国当代散文奖”；散文《丹霞山，元来如此》在 2011 年度“大美丹霞，世界遗产”创作笔会征文评选中荣获一等奖；另有多篇散文获得全国或全省报纸副刊类一二等奖，被编入部分散文选本。



任动，1969 年生，河南周口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周口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周口市文学评论学会秘书长。出版有《回眸与重构——中国现代作家论》。在《文艺报》、《小说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多家刊物发表文学批评文章 100 余篇。代表作：《当代中国两个典型的小区作家群——“周口作家群”与“昭通作家群”》、《刘庆邦乡土短篇小说论》、《刘庆邦与邵丽小说的互文性》等。



红鸟，男，1980 年生于河南淮阳，河南省作协会员，周口市作协理事。已在《百花园》、《小说月刊》、《四川文学》、《山西文学》、《短篇小说》等发表小小说百余篇，曾被《大河文摘报》、《读者》、《小说选刊》等转载，获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三等奖，周口市第二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旅外作家代表

刘庆邦，男，1951 年生，河南沈丘人，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月光》、《响器》等二十余篇。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 53 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朱秀海，满族，1954 年生，河南鹿邑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河南省文学院院士。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痴情》、《穿越死亡》、《波涛汹涌》、《音乐会》、《乔家大院》、《天地民心》；长篇纪实文学《黑的土，红的雪》、《赤土狂飙》；中短篇小说集《出征夜》、《在密密的森林中》。电视剧剧本有《波涛汹涌》、《军歌嘹亮》、《乔家大院》、《天地民心》、《百姓》(三部曲)等。



马泰泉，笔名元流，回族，河南淮阳人，现任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国防部长浮沉记》、《铁打的营盘》、《拥抱与决裂》、《悲壮历程》、《梧桐·凤凰》、《蒋介石己丑年祭》、《走出地平线》、《天行健》、长篇小说《瓮镇弟兄》、《活着因你而美丽》、《她走向永恒》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作品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图书奖、全国人口文化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军图书奖、全军新作品奖、总后军事文学奖等奖项。



李鑫，1961 年出生于河南淮阳，现任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共党员，大校军衔。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浮沉》、《制高点》、《地雷》，长篇报告文学《英雄伏虎》、《中国少年军校》，中篇小说《前哨排》、《翼狮》、《象鸣山轶事》等。报告文学《玉树骑兵连》、《思念你的何止是那亲爹亲娘》曾获全国报纸副刊金奖、银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得者；多次担任全军图书奖评委、鲁迅文学奖初评委、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委。

